

有钱没钱,要看年代。上世纪80年代,在路灯下请朋友吃熟菜,对“做人家”(节约)的上海人而言,熟菜属于常“熟”路人家的开胃点心(常熟路:上海上只角,所谓非富即贵)的区域),属于足以引来“吃瓜”群众围观的奢侈行为。熟菜之外,桌上还竖着啤酒空瓶子,吃菜还要配酒,等于“吃粽子还要蘸糖”——过分啦!

为了节约电费,选在路灯下;为了豁胖(沪语:打肿脸充胖子),选在十字路口,上班下班的左邻右舍都看到了,跷起大拇指:“依大出来了!”听了有些激动,有点儿喘。赤膊,膀上套几条毛巾擦汗,这就是当年开始有钱的素描,浓郁的劳动人民烙印:朴实、粗壮。那时吃苦可以致富:从卖葱到卖蔬菜;从卖水产到卖水果;从卖一季西瓜到卖四季水果;从卖袜子到卖短裤;从卖晒衣晒裤到卖衬衫短裤,再到卖西装西服,一步一个脚印,然后一个台阶。

社会消费在进步,买卖也在进步。那时做生意,钱,不是来自银行的借贷,除了父母,就是同学、朋友间的拆借。同学、朋友间的借贷没

怀念有点钱的日子

李大伟

有利息,全凭交情,还钱的时候“搓一顿”(吃一顿),在路灯底下吃熟小菜,算是利钱;配上啤酒,相当于浇头。那个时候,钱:有人情,有温度,有兄弟义气。钱,不是学者笔下冷冰冰的数字,不是夏洛克索要的血淋淋一磅肉,而是热腾腾的一锅红烧肉。走过路过的熟人都可以塞个座坐下来,举起啤酒瓶朝天吹喇叭。友谊不仅明目张胆,而且明火执仗;不是夸张,而是嚣张。当时的虹口、杨浦一带,开心时刻的习惯手势——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当你看不到自己的肚脐眼时,就已经看到自己的“健康”了。

拍着桌面,高声嚷着口头禅:“谈啥?只要开心!”

上世纪90年代,我买了一台33英寸夏普彩电,邻居小矮子——站在身旁,就像拎了一只竹编壳的热水瓶,人送绰号:热水瓶盖头——盖头比瓶更加渺茫。他帮着我抬上工房二楼。上楼梯时,小矮子倒走在前,等于上位,正好与我平衡。他边拍边冲着我啧啧羡慕:“阿哥,格机(沪语:这次)依上去了!”

那个时代,一副大饼油条,可以让你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孩跟你哼着《一条小路》、走入《一条小路》。四

十年前叫考(敲)定,四十年后叫搞定,普通话浸润于海话的结果。万元户属于大户,我做小生意,赚了点辛苦钱,居然花七千元买了台日本原装电视机。那个时代,幸福很便宜。

进入新世纪,始于1997年的商品房市场,2004年出现第一波暴涨,随后一年一小涨,五年一大涨。因为房产涨了,有房者晚上睡着也有进账——租金,白天坐等起价——涨价。过去开门面、守铺子,睡着还要付房租,醒来就要付工资,一不留神就

折本,赚点钱汗水“汤汤滴”!一不注意就违规,就罚款,做生意像做贼,心惊肉跳。现在,可以“不劳而获”啦!从此往后,风水变了:劳动只能养家,资产才能发财;投身经济致富,投资金融暴富,房产是金融产品,30%首付款拥有100%的使用权,债成了你赚取息差的本钱。拿自己的钱做本钱,这叫经济:靠劳动赚钱;拿别人的钱做本钱,这叫金融:以钱生钱。作为上海人,你可以不学物理,但必须知道杠杆原理,它可以撬起不属于自己的财富,滚到自己一边,由负翁变富翁。

不少同道与我探讨,应该教会学生怎样学书法呢,还是教会学生怎样写书法?尽管两者彼此有牵连,难分难解,但毕竟不是一个理念。“怎样学”好比坐在飞机上,“怎样写”好比站在平地上,两者的视野和胸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中国书法博大精深,学生在老师身边的时间极其有限,你能教多少?学生能写多少?如果教怎样写,一个字可以教一节课,一篇《兰亭序》可以教三年。如果教学生怎样学,境况就完全不同,七八节课就可以把

孩子是天才了,殊不知那是孩子的唯一,孩子的全部。叫他(她)写别的诗,回答说:“我们老师没教过。”离开老师地球就不转了,可见这种缺失文化滋养的教法是值得反思的。

过度强调“怎样写”还极易把字写刻板,出现千人一面的弊病。俗话说:“蛤蟆不吃死蚊子。”书法是需要灵性的,失去了率真自然的生机,就失去了艺术的基本品质。所以在法度与性情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。

哲人说:“在没有个性的地方,也就没有艺术。”可见个性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属性。教学生“怎样学”,应该是因材施教的,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字帖。教师要善于发现和鼓励学生个性。高明的老师教出的学生面目是不一样的,这就是“像我者死,学我者活”的哲理。

教学生“怎样写”比较省力,按部就班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教。而教会学生“怎样学”就没那么简单,要思辨抽象得多,教师的艺术素养也要丰厚得多,教师付出的精力也要更多。然,“贤者识其大者,不贤者识其小者。”为人之师,要勇于挑战,大处着眼。

教会学生怎样学

王恩科

“怎样学”是有远见的、理性的、宏观的、导向的、可持续的;“怎样写”是短视的、感性的、微观的、具象的。比如学王羲之,不能仅停留在怎样写好技法层面上,还要了解王字生成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,更要探究王字为什么能雄冠千载、百看不厌。搞清了王羲之主张的“中和美”符合中华民族的主流审美观,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:平和简静、珠圆玉润、不激不厉、不乖不戾是王字古今共鸣的原因。比如学帖,教会学生“怎样写”不够,还要让学生知道学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要懂得喜欢它是为了离开它,入帖是为了出帖,学古而不泥古,你的字酷似帖本,或一点也不像帖本,都不能算学好了,学帖的妙谛是“绝似又绝不似”,让人一看就知道你的字有原帖的特质,但又绝不原帖,而是你对经典吸收消化后的再创造。

我见有教师为比赛,一学期订牢一首诗,要学生亦步亦趋地反复写,结果获奖了,学校大做广告,家长还以为自己的



我很赞成高金平老师把甲骨文引进中小学课堂的建议。这也是个“怎样学”的问题。让学生了解汉字生动形象的原型和组合含义,学生的好奇心就会迸发,学的东西也容易记住和延伸。书法亦然,书法以汉字为载体,汉字虽然繁多,但笔画的形态变化和组合方法是有一定规律的,如果教师眼光放远一点,花大力气教会学生掌握这种规律,那么学生就一定触类旁通,举一反三,离开老师也能自由翱翔,写出属于自己的篇章。

程少梁,少年人行,年少成名,是当今淮剧音乐界的领军人物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。

早在1959年,年仅19岁的程少梁,第一次担任主胡,就是为筱文艳主演的《刘二姐赶会》操琴,在筱文艳的鼓励下,程少梁圆满完成任务,最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把程少梁从幕后拉到了前场,人们看到在淮剧主胡又诞生了一颗新星。

坐上了淮剧主胡这一把交椅的程少梁,不负众望,在1959年上海市评弹、杂技、戏曲、话剧青年汇演中,以不洒不漏的娴熟技艺,烘托托月,以伴奏《女审》和《探寒窑》,获得了“主胡演奏奖”。1961年上海人民淮剧团青年演员进京汇报演出,《女审》《探寒窑》《断桥》《花园会》等剧目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,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。

记得有一次上海电台举办“星期戏曲广播会”的演出时,程少梁为杨占魁、武丽娟合演的《书房会》操琴,他在展示娴熟的伴奏技法同时,还根据剧情和人物的需要,运用左手的柔把,右手快弓的变化技巧,赢得了四次琴声。有戏迷说:“在台上的若不是杨占魁、武丽娟这样的成名演员,风头就全让程少梁给占去了!”

在超过一个甲子的拉琴生涯中,上海淮剧团的著名艺术家筱文艳、何叫天、马秀英、杨占魁、徐桂芳等,以及几代主要演员、优秀演员,都经过程少梁的悉心伴奏,相辅相成,如虎添翼。

随着琴艺越发成熟,程少梁对弦索的探索也从琴弦发展到纸谱,成了剧团的主要作曲人员。

1986年,剧团大胆启用新人施燕萍主演传统戏《哑女告状》,参加第三届上海戏剧节,并明确让程少梁担任作曲。结果,这出

戏不仅使施燕萍脱颖而出,荣获了戏曲“红花奖”,程少梁也因此获得了音乐创作奖。

不久之后,程少梁又一力作《南北和》问世了,他那长过门的独奏,再次令观众叫绝,这出戏在去苏北演出时,场场都客满。

尤其是在都市新淮剧《金龙与蜈蚣》中的创作,程少梁将淮剧音乐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在唱腔设计上,《金龙与蜈蚣》没有离开淮剧的原汁原味。众所周知,在众多杂技、戏曲、话剧青年汇演中,淮剧是最重视唱剧的,有“唱不死的淮剧”之称,《金龙与蜈蚣》的唱腔设计充分展示了淮剧所独有的魅力。蜈蚣受刑后的一段“大悲调”荡气回肠,如泣如诉;玉凤责骂金龙的“马派自由调”悲愤交加、酣畅淋漓;金龙与蜈蚣父子相认的一段“淮调”层层递进、峰回路转。这些唱段早已成了新时期的淮剧经典在“淮剧票友”中流传开来。

2013年,市文广局批准成立“程少梁艺术工作室”。他在夫人、编导唐志艳的协助下,为普及淮剧、传承淮剧做了许多工作……

淮音圣手程少梁

秦来来



不管“码字”一说源于何时何地,词典辞海是否已经收入,反正我真心喜欢。

我猜度这是看不惯酸醋文人、又擅长码砖砌墙的师傅漫不经心的口头创作!他背依云天、俯瞰大地,砖瓦木石一片片经他之手一丝不苟地码成万丈高楼;“码”得心无旁骛、气度不凡。我想码字者也该学学为我们提供栖身庇护的砌墙师傅,把文字码得像话、再像话点;就算只差大师半口气,也不用洋洋得意。

我对码成佳句妙文的作者自然一向尊敬地默默致意,但看到那些只喜欢赚人眼球,乱话三千地弄点骇人听闻、教人犯贱,或者是奉命杜撰的东西,也只好自认晦气、绕道而过。先哲教导我们,惧怕浪费时间的读者应该提防被“谋财害命”!

后来的进步是缘于这样的事实:码字者不过是个享受者!中华“四大发明”之半:造纸和印刷,再加上西洋的微机科技,当然也少不了砌墙师傅造的房子……坐享其成的码字者们使用前人的创造边玩码字游戏、边令人发噱地自我陶醉。这未免太离谱了!

此后每当写点什么,我便有了“敬畏感”,因为我看到过好几位大师的墨宝:那些用毛笔、钢笔在纸上码字造句、连句成篇的文稿,一笔一画无不力透纸背气韵生动,现在一律成了价值连城的书法“拍品”。我暗喜幸好那时没有电脑,否则老先生们一时奋起在键盘上“啪啪啪”十指翻飞,锦绣文章在打印机中接连泻出,那就只有家人才有欣赏他们码字声韵的快意了——譬如每逢在发稿、再版、合集时必须反复仔细润改的鲁迅

那时候没有房产,没有地段,没有阶层,只要是朋友,都敢上你的桌,吃你的、喝你的,端起杯子喝酒,放下筷子骂你,借酒耍疯,数落些你曾经不地道的蠢事,这叫酒后吐真言。做东的还必须笑纳,这叫雅量,做大哥的腔调。否则下次请客就没有人来了。孤家寡人就只好玩了,钞票就成了锡箔。

今天,随着财富的膨胀,出现了楚界汉河,有钱的不带没钱的玩,没钱的跟有钱的混。现在大家见面都在酒店里,西服西裤,领带吊带,如一群企鹅,聚拢在水晶吊灯下,“花些不明不白的钱,说些不痛不痒的话”,没有了“三不四有的人”,趣味没有了,温度没有了,只剩下三部曲——喝酒;吃菜;然后服务员催你散席,作鸟兽散。

我怀念有点钱的那些日子。

现在,房子因区域而将人区分出三六九等,曾经的发小,成为阔土,你的家,不好意思来了,曾经的同学,偶尔手机里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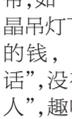
那个时候,钱是润滑剂,朋友来了,不分早晚,乘兴而往,私闯民宅,登堂入室,昂首阔步,不脱鞋,不脱帽,“走道厅”里,从墙上揭下一张贴墙的桌面,两只方凳,面对面,一把花生一瓶酒,只要辣,管它烈与劣,喝个通宵,举起杯,菜没了,眼没了,睡着了……

那时候发点财就请客,所谓“出血”。如果当天一款衬衫,像发牌一样畅销,晚上一定呼朋引类,坐着晚利,直奔奔浦路(90年代虹口的乍浦路美食一条街)。朋友、朋友的朋友均可分享,我的钱可以是你的钱,你的朋友可以是我的朋友。

那时候没有房产,没有地段,没有阶层,只要是朋友,都敢上你的桌,吃你的、喝你的,端起杯子喝酒,放下筷子骂你,借酒耍疯,数落些你曾经不地道的蠢事,这叫酒后吐真言。做东的还必须笑纳,这叫雅量,做大哥的腔调。否则下次请客就没有人来了。孤家寡人就只好玩了,钞票就成了锡箔。

今天,随着财富的膨胀,出现了楚界汉河,有钱的不带没钱的玩,没钱的跟有钱的混。现在大家见面都在酒店里,西服西裤,领带吊带,如一群企鹅,聚拢在水晶吊灯下,“花些不明不白的钱,说些不痛不痒的话”,没有了“三不四有的人”,趣味没有了,温度没有了,只剩下三部曲——喝酒;吃菜;然后服务员催你散席,作鸟兽散。

我怀念有点钱的那些日子。



细水长流的事,日日坚持做,终水到渠成。惊涛骇浪的事,当头坚强做,终浪平程进。

要人看得起,关键自己要有志气。怕人看不起,问题是自己要多争气。

这好,那好,关键是人好,人好啥都好。这顺,那顺,关键是事顺,事顺啥都顺。

无有失重、偏重和凝重之心,才有淡然、淡定、淡雅之行和悠然、胜出之进。

有时,想却不能“金盆洗手”,但愿你多加保重,多多“银盆洗脚”吧。

不肯出钱相助的人,有时也就是不肯出力相助的人。此类人视钱为命,尊己为重。与己无关,何必相助于人,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哲学。时代的进步应达到这样的程度:此类人以少为好,而人们崇尚和津津乐道的就是助人为乐者。

持有好的心态,会有良的状态,你的世界处处精彩。处处精彩,不因此在此在彼,不因此在那在那,不因富贵贵贱等等,基点在持有好的心态。持有好的心态,人也不易见怪和不会见坏。

欣赏和学习别人的美好,造就和体现自己的优秀。不要过于做作和声张,不要失落和迷茫。如此,平凡而又非凡,就可直至永远。

也许,我的不会就是你的机会和机遇,我的不足就是你的长处和长处。反之亦然。因此请学会避短扬长,请学会补短养长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楚界汉河,有钱的不带没钱的玩,没钱的跟有钱的混。现在大家见面都在酒店里,西服西裤,领带吊带,如一群企鹅,聚拢在水晶吊灯下,“花些不明不白的钱,说些不痛不痒的话”,没有了“三不四有的人”,趣味没有了,温度没有了,只剩下三部曲——喝酒;吃菜;然后服务员催你散席,作鸟兽散。

我怀念有点钱的那些日子。



雅玩

七夕会

码字

这重行

情;因此我尤爱留意他们的“取舍”并从中偷师“诀窍”,至少做到:真伪分明、要言不烦、逻辑合理、立意向上……其余遑论。

于是我每次码字,甚至用手机发帖总是“火烛小心”,反复校改以求错误最小化。我有在终端“自媒体”发表即时感受的陋习;几百到千把字的短文,往往发了删,删又发地弄上几个小时。我敢说文字质量不高,错处绝对很少。因为除了在微信、博客上荣获“点赞”之外,竟还有“转载”,这当然是人家对我认真的鼓励。至于为报刊写稿,往往是一气呵成,但必经数天修改,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“强迫症”。

认真码字不啻是正确的写作习惯,还应当作为基本的为人原则。

我眼前总有这个画面:一位背依云天、俯瞰大地,一丝不苟的砌墙师傅在码着手中的一砖一瓦;他,心无旁骛。

七夕会